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第三十三回 祁巧雲父女安身 柏玉霜主僕受苦

話說祁子富被兩個解差送進野豬林，乘著天晚無人，就將他三人一齊捆倒。這李江拿起水火棍來，要結果祁子富的性命。祁子富大叫道：“我與你無讎，你為何害我性命？”李江道：“非關我事。祇因你同侯大爺作了對，他買囑了淮安府，一定要絕了你的性命。早也是死，晚也是死，不如送你歸天，免得受那程途之苦。我想告訴了你，你卻不要怨我。你好好的瞑目受死去罷！”可憐祁巧雲捆在旁邊，大哭道：“二位爺爺饒我爹爹性命，奴家情願替死去罷。”李江道：“休要多說，我還要送你回去過快活日子呢，誰要你替死。”說罷，舉起水火棍，提起空中，照定祁子富的天靈蓋，劈頭打來。祇聽得一聲風響，那李江連人帶棍反跌倒了，王海同兩個幫差忙忙近前扶起，說道：“怎生的沒有打著人，自己倒跌倒了？”李江口內哼道：“不，不，不好了！我，我這肩窩裏受了傷了！”王海大驚，忙在星光之下一看，祇見李江肩窩裏中了一枝弩箭，深入三寸，鮮血淋淋，王海大驚，說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這枝箭是從那裏來的？”話言未了，猛聽又是一聲風響，一枝箭向王海飛來，撲的一聲，正中右肩，那王海大叫一聲，撲通的一交跌在地下。那幫差唬得魂飛魄散，做聲不得。正在驚慌，猛聽得大樹林中一聲呼哨，跳出七八個大漢，為首一人手提一口明晃晃的刀，射著星光，寒風閃閃，趕將來大喝道：“你這一伙倚官詐民的潑賊幹得好事，快快都替我留下頭來！”那李江、王海是受了傷的，那裏跑得動，況且天又黑，路又生，又怕走了軍犯。四個人慌做一團，祇得跪下哀告道：“小的們是解軍犯的苦差，並沒有金銀，求大王爺爺饒命！”那大漢喝道：“誰要你的金銀，祇留下你的驢頭，放你回去！”李江哭道：“大王在上，留下頭來就是死了，怎得回去？可憐小的家裏都有老母妻子，靠著小的養活，大王殺了小的，那時家中的老小活活的就要餓死了。求大王爺爺饒了小的們的命罷！”那大漢呼呼的大笑道：“我把你這一伙害民的潑賊，你既知道顧自己的老母妻子，為何忍心害別人家的父女？”李江、王海聽得話內有因，心中想道：“莫不是撞見了祁子富的親眷了？為何他件件曉得？”祇得實告道：“大王爺爺在上，這事非關小人們的過失。祇因祁子富同侯大爺結了讎，他買囑了淮安府，將祁子富屈打成招，問成窩盜罪犯，發配雲南。吩咐小人們在路上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回去有賞，小人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，求大王爺爺詳察。”那大漢聽了，喝罵道：“好端端的百姓，倒誣他是窩盜殃民，侯登和狗知府，你叫他把頭長穩了，有一日俺叫他們都象那錦亭衙毛守備一樣兒就是了。你且代我把祁老爹請起來說話。”李江同眾人祇得前來放了祁子富等三人。看官，你道這好漢是誰？原來是過天星的孫彪。自從大鬧了淮安，救了羅焜上山之後，如今寨中十分興旺，招軍買馬，準備迎敵官兵，祇因本處馬少，孫彪帶了八個哆兵、千兩銀子，四路買馬，恰恰的那一天就同祁子富歇在一個飯店。夜間哭泣之聲，孫彪聽見，次日就訪明白了，又見兩個解差心懷不善，他就暗暗的一路上跟定，這一日跟到了野豬林，遠遠的望見解差要害祁子富，這孫彪是有夜眼的，就放了兩枝箭，射倒了李江、王海。真是祁子富做夢也想不到的。

閑活少敘，且說那李江等放了祁子富等三人，走到星光之下來見孫彪，孫彪叫道：“祁大哥可認得我了？”祁子富回往山中報信，會過兩次的，仔細一看：“呀！原來是孫大王，可憐我祁子富自當必死，誰知道幸遇英雄相救。”說罷，淚如雨下，跪倒塵埃，孫彪扶起，說道：“休要悲傷，且坐下來講話。”當下二人坐在樹下，祁子富問他山上之事，胡奎、羅焜的消息，又問孫彪因何到此。孫彪就將扮商買馬之事，說了一遍；祁子富把他被害的原由，也說了一遍，二人嘆息了一會，又談了半天的心事，祇把李江、王海等唬得目瞪口呆，說道：“不好了，闖到老虎窩裏來了，如何是好？倘若他們劫了人去，叫我們如何回話？”

不提眾公人在旁邊暗暗的叫苦。且說孫彪欲邀祁子富上山，祁子富再三不肯，祇推女兒上山不便。孫彪見他不肯，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俺送你兩程便了。”祁子富說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感盛意。”當下談談說說，早已天明了。孫彪見李江、王海站在那裏哼哩，說道：“你二人若不回心，我祇須一箭便夠你受了。且看祁大哥面上，過來，俺替你醫好了罷。”二人大喜。孫彪在身邊取出那小神仙張勇合的金瘡藥來，代他二人放在箭口上，隨定了疼。孫彪喝令兩個幫差，到鎮上僱了三輛車兒，替祁子富寬了刑具，登車上路。孫彪同八個哆兵前後保著車子，慢慢而行，凡遇鎮市村莊、酒樓飯店，便買酒肉將養祁子富一家三口兒。早晚之間，要行要歇，都聽孫彪吩咐，但有言詞，非打即罵。李江、王海等怎敢違拗，祇得小心一路伏侍。那孫彪護送了有半個多月，方到雲南地界，離省城祇有兩三天的路了。孫彪向祁子富說道：“此去省城不遠，一路人煙稠集，諒他們再不敢下手。俺要回山去了。”祁子富再三稱謝：“回去多多拜上胡奎羅焜二位恩公並眾多好漢，祇好來世報恩了。”孫彪道：“休如此說。”又取出一封銀子送與祁子富使用，轉身向李江、王海等說道：“俺記下你幾個驢頭，你們此去倘若再起反心，俺叫你一家兒都是死。”說罷，看看路旁一株大樹，掣出朴刀來，照定那樹一刀分為兩段，撲通一聲響，倒過去了，嚇得解差連連答應。孫彪喝道：“倘有差池，以此樹為例。”說罷，收了朴刀，作別而去。祁子富見孫彪去了，感嘆不已，一家三口兒一齊掉下淚來，祇等孫彪去遠了，方纔轉身上路。那兩個解差見祁子富廣識英雄，不敢怠慢，好好的伏侍他走了兩天。

到了省城都察院府了，祇見滿街上人馬紛紛，官員濟濟，都是接新都察院到任的。解差問門上巡捕官說道：“不知新任大人為官如何？是那裏人氏？”巡捕問了解差的來歷，看了批文，向解差說道：“好了，你弄到他手裏就是造化。這新大人就是你們淮安錦亭衙人氏，前任做過陝西指揮，為官清正，皇上加恩封他三邊總鎮，兼管天下軍務。巡按大老爺姓柏名文連，你們今日來投文，又是為他家之事，豈不是你們造化！快快出去，三日後來投文。”解差聽了，出來告訴祁子富道：“你是他家的盜犯，這卻怎了？”正在憂愁，猛聽三聲炮響，大人進院了，眾人退出轅門。這柏大老爺行香放告，盤查倉庫，忙了五日，將些民情吏弊掃蕩一清，十分嚴緊，毫無私情，那些屬下人員，無不畏懼。到了第六日，懸出收文的牌來，早有值日的中軍在轅門上收文，李江、王海捧了淮安府的批文，帶了祁子富一家三口，來到轅門，不一時，柏大人升堂，頭一起就將淮安府的公文呈上，柏大人展開從頭至尾一看，見是家中的盜案，吃了一驚，喝令帶上人犯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